

楊柳

廢名

(無題之十)

小林來到史家莊過清明。明天就是清明節。

太陽快要落山，史家莊好多人在河岸「打楊柳」，拿回去明天掛在門口。人漸漸走了，一人至少拿去了一枝，而楊柳還是那樣蓬勃。史家莊的楊柳大概都頗有了歲數。牠失掉了什麼呢？正同高高的晴空一樣，失掉了一陣又一陣歡喜的呼喊，那是越發現得高，這越發現得綠，彷彿用了無數精神盡量綠出來。這時倘若陡然生風，楊柳一齊抖擻，一點也不叫人奇怪，奇怪倒在牠能夠這樣啞的綠。小林在樹下是作如是想。

但這裏的聲音是無息或停，——河不在那裏流嗎？而小林確是追尋聲音，追尋史家莊人們的呼喊，向天上，向楊柳。不過這也只在人們剛剛離開了的當兒。草小人兒，小人兒圍着細竹姐姐。

他們偏也能這樣默默的立住，把他們的姐姐圍在中間坐！其實這不足奇，他們是怎樣的巴不得「柳球」立刻捏在手上，說話既然不是拿眼睛來說，當然沒有話說。

打楊柳，孩子們於各爲着各家要打一個大枝而且要葉子多以外，便是紮柳球。長長的嫩條，剝開一點皮，儘朝那尖頭掙，結果一個綠球繫在白條之上。不知怎的，柳球總是歸做姑娘的紮，不獨史家莊爲然。

中間隔了幾棵楊柳，彼此都是在楊柳蔭下。楊柳一絲絲的遮得細竹——這里遮了她，那里更綴滿了她一身，小林也看得見。孩子們你一枝我一枝堆在細竹姐姐的懷裏，鞋子上有，肩膀上也有！卻還沒有那樣大胆，敢於放到姐姐的髮上，放到髮上會蒙住了眼睛，細竹姐姐是容易動怒的，動了怒不替他們紮。

「你們索性不要說話呵。」小林一心在那裏畫畫，惟恐有聲音不能收入他的畫圖。他想細竹抬一抬頭，她的眼睛他看不見……

「哈哈，這是我的！」

「我的！」

不但是說，而且是叫。然而細竹確也抬了頭。

「不要吵！我把給那一個就是那一個。」細竹拂一拂披上繭來的頭髮，說。

一聲命令，果然都不作聲，等候第二個。柳球已經捏在手上綫，慢慢走過來，儘他的手朝高上舉。不消說，舉到什麼地方，他的眼睛跟到什麼地方。就是還在圍住細竹的那幾個，也一時都不看細竹手上的，逐空空的。

「鏘鏘鏘，鏘，鏘鏘！」舉球的用他的嘴做鑼鼓。

「小林先生，好不好？」又對小林說。

「好得很，——讓我捏一捏。」

小林也儘他的兩手朝上一伸。

「哈哈，舉得好高！」

小林先生沒有答話，只是笑。小林先生的眼睛裏只有楊柳球，——除了楊柳球眼睛之上雖還有天空，他沒

有看，也就可以說沒有映進來。小林先生的楊柳球浸了露水，但他自己也不覺得，——他也不覺得他笑。小林先生的眼睛如果說話，便是：

「小人兒呵，我是高高的舉起你們細竹姐姐的魂靈！」

小林終於是一個空手，而白條綠球舞動了這一個樹林，同時聲音也佈滿了。最後繫的是一個大枝，球有好幾個，舉起來彈動不住。因此又使得先得者失望，大家都丟開自己的不看，單看這一個。草地上又冷靜了許多。這一層細竹是不能留心得到，——她還在那里坐着沒有起身，對小林笑：

「楊柳把我累壞了。」

「最後的一個你不該繫。」小林也笑。

「那個纜繫得最好——」

細竹說着見孩子們一齊跑了，捏那大枝的跑在先，其餘的跟着跑。

「哈哈，你看！」

細竹指着叫小林看，一個一個的球彈動得很好看。

「就因為一個最好，惹得他們跑，他們都是追那個孩子。」

「是呀，——那個我該自己留着，另外再紮一個他！」

「上帝創造萬物，本也就不平均。」小林笑。

「你不要說笑話。他們爭着吵起來了，真是我的不是，——我去看一看。」

細竹一躍跑了。

「『草色青青送馬蹄。』」

小林望着她的後影信口一唱。

「你不要罵人！」

細竹又掉轉頭來，厲聲一句。隨又笑了，自然又是跑。

小林這時纔想一想這句詩是怎樣講法，依然望着她的後影答：

「在詩國裏那裏會有這些分別呢？」

細竹把他一個人留在河上。

寂寞真是上帝加於人的一個最利害的刑罰。然而上帝要赦免你也很容易，有時只須一個脚步。小林望見三啞担了水桶下河來挑水，用了很響亮的聲音道：

「三啞叔，剛纔這里很好玩。」

「是的，清明時節我史家莊是熱鬧的，——哥兒街上也打楊柳嗎？」

「一樣的打，我從小就喜歡打楊柳。」

「哈哈。」

三啞笑。小林「從小」這兩個字，掘開了三啞無限的寶藏，現在頂天立地的小林哥兒站在他面前，那小小的小林似乎也離開他不遠。小林，他自然懂得他的三啞叔之所以歡喜。

「三啞叔，你笑我現在長得這麼大了？」

「哈——」

三啞不給一個分明的回答，他覺得那樣是唐突。

「明天大家到松樹腳下燒香，哥兒也去看一看。」

「那一定是去。」

三啞漸漸走近了河岸。

「哥兒，這兩棵楊柳是我栽的。哥兒當初到史家莊來的時候，——哥兒怕不記得，牠大概不過栽了一兩年。」

三啞說，沿樹根一直望到樹杪，望到樹杪担着水桶站住了，儘望，嘴張得那麼大，彷彿要數一數到底有幾多葉子。

「記得記得。」小林連忙答。

小林突然感到可哀，三啞叔還是三啞叔，同當年並沒有什麼分別！他記起他第一次看見三啞叔，三啞叔就是張那麼大的嘴。在他所最有關係的人當中，他想，——史家奶奶也還是那樣！

其實，確切的說，最沒有分別的只是春天，春天無今昔。我們不能把這里栽了一棵樹那里伐了一棵樹歸到春天的改變。

那兩棵楊柳之間就是取水的地方，河岸在這里有青

石砌成的幾步階級。

三啞取水。小林說：

「我住在史家莊要百歲長壽，喝三啞叔這樣的好水！」

「哈哈。」

「三啞叔栽的楊柳的露水我也一定也從河水當中喝了。」

「哈哈。」

三啞這一笑，依然是因爲小林第一句，第二句他還沒有聽清白。

### 詩兩首

一 良夜

石民

良夜爲我收拾了這曠野，  
天宇高高地覆蓋着我上面，  
我展開而且檢視這悶塞的胸臆，  
情明月之慧光與列星之炯眼。

是悔恨，忌惡，怨忿，憂懼……  
交錯而且雜亂地積鬱——  
可憐你這顆無力的心兒，  
緣何困陷於沈沈的苦孽如許？

讓我將記憶埋入黃泉！  
讓我將希望擲與虛空！——  
於是我悠悠地憑清風以浮游，  
而且如白雲之抱明月以長終。

## 二 飲者之歌

我斟滿了一盃美酒  
對着盛夏的朝陽：  
那紅豔的霞彩  
便浸入我的盃中——

請！喝個罄盡。

我斟滿了一盃美酒  
對着青春的女郎：  
那紅豔的微笑  
便浸入我的盃中——

請！喝個罄盡。

這樣，我便陶醉！  
這樣，我便陶醉！  
滾滾的熱血催我起舞，  
呸！將這空盃兒擲碎。

## 釘匠歌 (La chanson du cloutier)

法國柏里歐 Brieux 作

小蕙譯  
半農校改

在我的胡同裏，

我聽見釘匠的鎚子不住的打。

他的鎚子整天整夜的打，  
整天整夜的打在鐵砧上。

你看他又黑又亮的手，  
拿着鐵翻來又翻去。

他的鎚子整天整夜的打，  
整天整夜的打在鐵砧上。

他從來沒有看見青的天，  
看見的是紅的爐和火。

他的鎚子整天整夜的打，  
整天整夜的打在鐵砧上。

他爲了他的妻和子，  
所以每年要做出這許多釘。

他的鎚子整天整夜的打，  
整天整夜的打在鐵砧上。

小釘啊！大釘啊！  
兩個銅子該買多少啊！

他的鎚子整天整夜的打，  
整天整夜的打在鐵砧上。

上帝啊，這黑工場裏的工人，  
請你好好的保佑着他啊！

他的鎚子整天整夜的打，  
整天整夜的打在鐵砧上。

## 僑韓瑣談

天行

### 一 崇禎後三庚子

一百四十四年前，一七八三年頃，大明天下已經失了一百五十六年。當時朝鮮貢使入華，有位公子哥兒跟著到「天朝」去。據說隨使入貢的人要三變爲魚。因爲他們入華的名目是「伴當」，也叫「飯當」，朝鮮語作「蘇魚」(Su-n-go)，是第一變。他們渡過鴨綠江，關東的小孩看見便大呼曰「蝦」，蝦亦水族，是第二變。小孩又叫着「哥吾里來」，他們說是「洪魚」的意思，是第三變。這是從這位「蘇魚」先生筆記中知道的。

此人姓朴，名趾源，表字美齋，家住朝鮮潘南地方，別署洌上外史。大清高宗純皇帝四十五年，他到中土，寫成熱河日記一部，內容多記載風俗掌故，凡二十六種。第一種名渡江錄。渡江錄有小序，想是歸國以後所題，因爲「崇禎後三庚子」是他西渡的時候，「崇禎百五十六年癸卯」是他署題的年月，我們可以從這點上明白。

這篇短序给了我兩個印象：

1. 朝鮮人的竺舊安素；

2. 無抵抗者的悲歌當哭。

這兩點或是他們向來在藩屬的地位上養成功的，也未可知。但是從第一點看來，我很替我們自家擔憂；這種自取滅亡之道實在可怕，並非朝鮮人單獨如此，黃帝之子孫皆稟賦幾分被壓迫的根性也！第二點，可憐以外，總該還有幾分可敬，至少可以算是在「撒種」，不過往往像小孩們「打你不過，唾你或罵你兩下」的「撒嬌」似的意味；雖是無抵抗者的無可奈何，終覺是一件怯懦無勇的衰弱病，阿Q的「總算被兒子打了」的精神亦復在神明華胄的生命裏存著呢！

渡江錄序曰：

——曷爲「後三庚子」？

——記行程陰晴，將年以係月也。

——曷稱「崇禎後」？

——紀元後也。

——易「三庚子」？

——崇禎紀元後三周庚子也。

——易不稱「崇禎」？

——將渡江，故諱之也。

——易諱之？

——江以外，清人也。天下皆奉清正朔，故不敢稱

「崇禎」也。

——易私稱「崇禎」？

——皇明，中華也，吾初受命之上國也。

——崇禎十七年毅宗烈皇帝殉社稷，明室亡，于今百

四十餘年，易至今稱之？

——清人入主中國，而先王之制度變而為胡。環東土

數千里，畫江而為國，獨守先王之制度。是明室

猶存於鴨水以東也；雖力不足以攘除戎狄，肅清

中原，以光復先王之舊，然皆能尊崇禎，以存中國

也。

崇禎百五十六年，癸卯，測上外史題。

這崇禎百年到百五十六年間，正是文網嚴密的當兒，可是東國藩臣雖奉朝貢，他們却還敢大膽的稱崇禎百五十六年。他如黃景濂撰贈貞敬夫人南氏墓誌銘（磁版的）裏也是稱「崇禎紀元後三壬辰」。假使現在我是隨著天朝欽使來的「伴當」，我不知道我這僑韓瑣談加一段小序的時候，又該如何紀年法了！

櫻花開正好時候，我中華民國十六年四月二十一日也，光化門前寓樓。

## 二 中華高等料理

我已經告訴了品青，一段吃「中華料理」的趣事。隨處可見「中華高等料理」的市招，在漢城街上。我探訪過兩家，全是山東登州府的人開的。據說有家廣東的金谷園，我還看到大觀園，雅叙園，同福樓的招牌，將來都得去看看。

第一次去的一家似乎叫「鴻福樓」，在樂園洞街東。那天去找書舖，到了飯時候，我便跨進這家中國飯館。我一進門，左邊櫃上有一個管賬先生，其餘不見人影，也



不聽到鍋勺叮叮的響聲。大體還不骯髒，但沒有一「芊重」  
「更科」之流的雅緻。

管帳先生大約是用高麗語來招呼我的。我劈頭就說  
了一句中國話，竟使他詫然。他明白了我是新來的人，  
在未吃東西以前，我們談了些話。

——「畢司令現在不曉得在那兒？」

——「聽說到徐州啦。」

——「好人。」

——「蔣介石，你說好不好？他們都講他是中國現  
在第一個人。」

——「你聽誰說的？看中國報嗎？」

——「不看報。這兒金谷園，廣東館子，有好多

「傳道的書」散來的。」

——「你說好不好？」

——「他們說他是要共？共產！是不是？」

這個問題總算過去了，小堂倌捧過一碟醋溜白菜，  
請上樓去吃；接著又是一器炸醬麵。吃好以後又下樓，

那管帳先生正在用飯，草草的又問了幾句，匯過金六十  
錢，出門揚長而歸。臨走，連掌灶的也從廚房裏伸出半  
段身子看了我一下，招呼了一聲。

——「買賣好？」

——「平常。各家都平安。」

——「多是賣給高麗人吃？」

——「是。」

——「日本人？」

——「也有。」

第二次在這光化門通的街西，名叫暢銷園。這家一  
共三個人。不過東安市場頭道街東端茶湯舖三分之二大  
的小樓，我穿著外中而內西的服裝，（這是著中國衣裳  
出門的第一次），走上他們的小樓。樓小而又分爲三  
間，兩旁大概等於中國的「雅座」，中間就是「散座」了。  
雅座裏是席地而坐的設備，只有中間散座裏有一張高桌  
和幾張凳子。用具都表現是中華山東的風味。

我帶著一本語絲在看，走上樓，正遇著兩雅座坐滿

了一家朝鮮人。他們是正在大嚼大喝。送菜的便是掌櫃的，他的面孔完全與北京的山東館子堂倌一樣。等他將他的菜麵搬完了，這纔來和我說話。當然他不以我爲華人！

「你說我是那一國人？」

「你是高麗吧？」

「我中國人。」

「中國？不像。」

「你瞧我穿的衣服。」

「這不一定。」

「你再瞧這書不全是中國字嗎？」我拿語絲做

我的證明。

「哦！」

「你怎麼不相信我是中國人？」

「啊！我聽你說話，怎麼有許多不懂的，大概是南方人吧？」

「我這話，你不懂？」

我很覺難爲情，說自家的 National Language，不能教自家的「同胞」懂得！其實他們滿口的「ㄍ」，「ㄎ」，

「ㄌ」，聽到有「ㄐ」，「ㄑ」，「ㄒ」，和「ㄓ」，「ㄔ」，「ㄕ」，「ㄖ」，「ㄗ」，「ㄘ」，「ㄙ」，也難怪要不懂。

當然只有吃一點重用韭菜的麵飯；一盤炒雜拌，一碗麵，雜拌者，乃魚，鷄，海參，蛋糕，冬菇，豬肉，韭菜，木耳之類的東西，其價在六十錢。縱然口味不合不願意多吃，可是爲了餓和經濟總勉强的努力了。在未吃之先，那一家高麗人已經吃完走了。

他們一共兩個男子，兩個婦人，帶一個小孩子。婦人中一個年紀大一點，總有四五十歲，她下這小樓梯異常駭怕。男子中的一個，我想是她的兒子，要馱她；她自家便坐在樓梯階上，一級一級的移下去了。看他們的樣子，似乎是從鄉間來的「莊稼老」。經過掌櫃整理雅座之後，這一行高麗人已去遠了，纔知道所有的酒杯全行失蹤。掌櫃的很平淡的說了一句，「這些高麗人！」據一位新相識的朋友說：「朝鮮人很欺侮中國人。中國人的印象在他們心目中總不過是些山東人。這些山東人呢，他們又不太爭氣，表現給人家看的大約總不離「奸商」的狡猾。有些朝鮮人竟至無故毆辱中國人，

也沒有什麼要緊；因為警察都是他們朝鮮人，（除去警官，）中國人沒有說話的可能。就是這些山東人，他們也只知道山東人團結一幫，和其餘的中國人，並不怎樣親熱！朝鮮人大都好貪小便宜，不能共心腹，也是要留神的。」這位朋友，在我前三月到此地，這幾句話很給了不少經驗把我；我拿這兩次吃中國飯的事看來，他的話雖不能全確，然而很有大部分與我的感觸相同。

四，二十五，一九二七，漢城寓樓

### 閒話拾遺

三十 偶感

豈明

李守常君於四月二十八日被執行死刑了。李君以身殉主義，當然沒有什麼悔恨，但是在與他有點戚誼鄉誼世誼的人總不免感到一種哀痛，特別是關於他的遺族的困窮，如有些報紙上所述，就是不相識的人看了也要悲感。——所可異者，李君據說是要共什麼的首領，而其身後蕭條乃若此，與畢庶澄馬文龍之擁有數十百萬者有月繁之殊，此豈非兩間之奇事與啞謎歟？

同處死刑之二十人中還有張挹蘭君一人也是我所知

語絲

第一百三十一期

道的。在她被捕前半個月，曾來見我過一次，又寫一封信來過，叫我為婦女之友做篇文章，到女師大的紀念會去演說，現在想起來真是抱歉，因為忙一點的緣故這兩件事我都沒有辦到。她——國民黨職員還是共產黨員，她有沒有該死的罪，這問題現在可以不談，但這總是真的，她是已被絞決了，拋棄了她的老母。張君還有兩個兄弟，可以侍奉老母，這似乎可以不必多慮。而且，——老母已是高年了，（恕我忍心害理地說一句老實話，）在世之日有限，這個悲劇也不會久担受，況且從洪楊以來老人經過的事情也很久了，知道在中國是什麼事都會有的，或者她已有練就一堅忍的精神足以接受這種苦難了罷？

附記，我記起兩本小說來，一篇是安特來夫的七個絞犯的故事，一篇是梭羅古勃的老屋。但是雖然記起却並不趕緊拿來看，因為我沒有這勇氣，有一本書也被人家借去了。五月三日。

三一 日本人的好意

豈明

五月二日順天時報上有一篇短評，很有可以注意的地方，其文如下：

二二一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恩怨是另一問題。貪生怕死，螻蟻尚然。善惡也是另一問題。根據以上兩個原則，所以我對於這次黨案的结果，不禁生出下列的感想來。李大釗是一般人稱之爲「學者」的，他的道德如何姑且不論，能被人稱爲「學者」，那末他的文章他的思想當然與庸俗不同，如果肯自甘澹泊，不作非分之想，以此文章和思想來教導一般後進，至少可以終身得一部人的信仰和崇拜，如今却做了主義的犧牲，絕命於絞首台上，還擔了許多的罪名，有何值得。」

再說這一般黨員，大半是智識中人，難道他們的智識連螻蟻都不如麼，難道真是視死如歸的麼？要是果眞是不怕死的，何不磊落光明的幹一下子，又何必在使館界內秘密行動哩？即此可知他們也并非願意捨生就死的，不過因爲思想的衝動，以及名利的吸引，所以竟不顧利害，甘蹈危機，他們却萬不料到秘密竟會洩漏，黑幕終被揭穿的。俗話說得好，聰明反被聰明誤，正是這一般人的寫照。唉，可憐可惜啊。

奉勸同胞，在此國家多事的時候，我們還是苟全性命的好，不要再輕舉妄動吧！」

你看，這思想是何等荒謬，文章是何等不通。我們也知道，順天時報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機關，外國人所寫的中國文，實字虛字不中律令，原是可想的，又古語說得好，「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意見不同也不足怪。現在日本人用了不通的文字，寫出荒謬的思想，來教化我們，這雖是日本人的好意，我們却不能承受的。日本帝國主義的宣傳隊以新聞或學校爲工具，陽託聖道之名，陰行奴化之實，順天時報歷年所做的都是這個工作，這回的文章亦其一例。日本人勸我中國的「同胞」要「苟全性命」，趁早養成上等奴才，高級順民，以供驅使，免得將來學那「不逞鮮人」的壞樣，辜帝國教養之恩。但是我要奉告日本人，不勞你們費心，敵國已有國立的聖教會了，據古聖人的遺訓，有一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諸說，與尊見不很相同。還有一層，照我們的觀察，日本民族是素來不大喜歡「苟全性命」的，即如近代的明治維新就是一個明證：要是果眞日本的「智識中人」都同螻蟻一樣，個個覺得去爲主義而犧牲「有何值得」，還不如在征夷大將軍德川列帥治下過個狗苟蠅營的生活，恐怕日本此刻也同中國一樣早已爲

西方帝國主義所宰割，那里還有力量來中國作文化侵略呢？日本之所以得有今日者，一半固然由於別的種種機緣，一半豈不是也由於那些維新志士，「不顧利害，甘蹈危機，」尊王倒幕，為幕府所誅而不悔，始得成功的麼？日本人自己若不以維新志士為不如螻蟻，便不應該這樣來批評黨案，無論尊王與共產怎樣不同，但其以身殉其主義的精神總是同的，不能加以歧視。日本人自己輕視生死，而獨來教誨中國人「苟全性命」，這不能不說是別有用意，顯係一種奴化的宣傳。我并不希望日本人來中國宣傳輕重生死，更不贊成鼓吹苟全性命，總之這些他都不應該管：日本人不妨用他本國的文字去發表謬論或非謬論，但決用不着他們用了漢文寫出來教訓我們。

順天時報上也登載過李大釗身後蕭條等新聞，但那篇短評上又有一如肯自甘澹泊，不作非分之想」等語。我要請問日本人，你何以知道他是不肯自甘澹泊，是作非分之想？如自己的報上的記載是事實，那麼身後蕭條是澹泊的證據，還是不甘澹泊的證據呢？日本的漢字新聞造謠鼓煽是其長技，但像這樣明顯的胡說霸道，可以

說是少見的了。日本人對於中國幸災樂禍，歷年干涉內政，「挑剔風潮」，已經夠了，現今還要進一步，替中國來維持禮教整頓風化，厲行文化侵略，這種陰險的手段實在還在英國之上。英國雖是帝國主義的魁首，却還沒有來辦「順天時報」給我們看，只有日本肯這樣屈尊賜教，這不能不說同文之賜了。「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唯羿為愈己，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嗚呼，是亦漢文有罪焉歟！

### 蘇曼殊及其友人

柳無忌

曼殊生在民國紀元前二十八年，死在民國七年，在中國這是一個最紛擾多故的時期，也可以說是一個人才薈萃的時期。在政治的方面，曼殊看見專制剷除；種族方面，曼殊看見清室推翻；當時的外交是失敗的國恥，甲午庚子的遺恨留在曼殊幼年的印像中；當時的思想是在澎湃混攪，新的罪惡瀰漫在舊禮教中。在這樣極亂的時代內，曼殊翱翔其間，他沒有帶得一些塵俗的習氣，像雲中白鶴樣他出沒於腥腐的社會。是的，他沒有為世俗的罪惡所染污，他留給我們的始終是個潔白的一生；

但是他却並不曾十分的忘情世事，像他要給現在及將來的時代以極大影響，他的生活也曾為時代所影響着。他并未脫離時世而獨立，因為這是不可能；他所脫離的祇是時代的腐孽。他的隱在僧侶中亦是暫時而極短，他不會真正的遁世離俗，他祇是入世而不為世所污。這些都可於他言行思想中顯證出，現在我們要特別提出的是他的朋友。在他與友人的關係中我們能看出他的為人，我們也可約略的尋出友人所給與他的影響。

曼殊的交遊極廣，柳亞子蘇玄瑛傳中曾講他在日本時的情形：「海內才智之士，鱗萃輻湊，人人願從玄瑛遊從，自以為相見晚。」

在安慶的時候，鄭之蕃的與柳無忌論曼殊生活函中亦講過：「他到安慶後，人家仰慕他名氣的非常之多，天天有人要來看他，他總是設法避去，以為討厭。」尤其在晚年，當他聲望已昭著時，慕名而願交結他的朋友極多；但比較同他關係深一點，交情密切一點的，却是在早年時認識的友人。

因為他的友人太多了，敘述時一方面嫌繁瑣，一方面又易掛漏。我略把時期來分配彙聚出，這樣或者有系

統線索可尋些。

(一)

香港讀書時代的朋友

馮懋龍——鄭貫一

曼殊三次革命軍題辭：「馮君懋龍，余總角同窗也。少有仁人之風，與鄭君貫一齊名，人稱雙璧。」馮懋龍和鄭貫一，大概是他在香港讀英文時代的朋友了。曼殊在絳紗記上講：「余束髮受書，與瑛友善，在香港皇娘書院，同習英文。」皇娘書院就是現在的皇仁書院，英文名 Queen's College 鄭，馮二人或即曼殊當時在此校的同學。貫一早死，馮懋龍就是後來的馮自由，他們倆都是廣東人。

(二)

上海國民日日報時代的朋友

陳仲甫——

章行嚴

何靡施——湯國頓

在章行嚴用「爛柯山人」名字所做的小說雙梓記內說：「後靡施復來自閩，余方經營某新聞社，即約與同居。……獨秀山民性仇爽，得靡施恨晚。吾三人同居一

室，夜抵足眠，日促膝談：意氣至相得。時更有社友燕子山僧喜作畫，亦靡施劇談之友。

記中的所謂某新聞社，就是國民日日報社，獨秀山民是仲甫，燕子山僧是曼殊。在此三人中間，曼殊和仲甫交誼最深，在學問方面，亦頗受仲甫的影響。曼殊所譯的慘世界，由仲甫潤飾過；曼殊在此時期開始學做詩，也由仲甫指導。所以曼殊在文學因緣自序中，稱他是「畏友仲子」，且常有詩畫送給他。關於畫的方面，曼殊有題「乙巳泛舟西湖寄懷仲子」的一幅，詩的方面，有過若松町有感示仲兄，及東行別仲兄兩首。仲甫爲曼殊所作的詩文，有題梵文與七律一首，別曼殊七絕一首，和絳紗記碎簪記上的兩篇序文。碎簪記即登於仲甫主辦的新青年上。曼殊死後的八載，在民國十五年秋，柳亞子會爲曼殊的事訪過仲甫，並記有一段與仲甫的談話，此段談話現刊入蘇曼殊年譜及其他一書內。讀後我們可約略看出曼殊與仲甫的交誼。仲甫名仲，號仲子，又號獨秀，安徽人。

大概曼殊和行嚴關係比較仲甫不深切一些。文字上的來往，曼殊有雙杵記序，稱行嚴爲「書記翩翩」。行嚴有絳紗記序，絳紗記即登於行嚴主辦的甲寅上。在雙杵記中亦有幾處道及曼殊；除上面所引一段外，還記有一段無錫伍天苛（疑即胡敦復）的談話：「此女回顧時，夕陽波面，好一幀冷春圖畫。倘燕子山僧在此，又與之以美人標本矣。吾輩更爲愴色，歸以告之，彼必頓足不迭，恨其未見。吾豫想其慙態，是以失笑。」十六年一月的甲寅，行嚴答柳無忌的通訊中，有「……然劍自應爲之立傳，因循未就，深負死友，勞君見促，會當奮筆，一數句。倘使這篇曼殊的傳能草就時，我們定可尋得許多有關曼殊極好材料。行嚴名士釗，號秋桐，又號孤桐，湖南長沙人。」

何靡施號梅士，福建人。事跡詳雙杵記中。據記中所講，他是同曼殊劇談之友。曼殊在雙杵記序中首二句曾云：「燕子山僧案爛柯山人此著來意，實紀亡友何靡施性情遭際。」

在國民日日報上，曼殊有留別湯國頓詩二首。大概湯也是曼殊這時期的朋友，但不能詳其始末了。

國民日日報館在上海英租界，編輯者爲行嚴仲甫等；曼殊住此時爲一九零三年，僅二十歲。

(三)

蘇州吳中公學時代的朋友

祝心淵——包天笑

吳中公學設在蘇州，是由學生自己組織的學校。當一九零三年曼殊在校中當教授時，和包天笑祝心淵都是同事。

包與祝都是蘇州人。包名公毅，號朗生，有送別蘇子穀詩兩首，見國民日日報。在他的小說海上蜃樓中，亦有這幾句記載：「那時朋友中，有蘇玄曼……等，同在蘇州當教員。」玄曼就是曼殊。在此書第二集內亦有許多關於曼殊的記錄。曼殊曾把印有「靜女調箏圖」(調箏人百助眉史小影)的名信片送給天笑，并題識於上。他在與劉半農信中，亦曾講：「朗生兄時相叙首否？彼

亦纏綿悱惻之人，見時乞爲不慧道念。」曼殊最後發表的一篇小說非梵記，就在天笑所主編的小說大觀上登載。

祝心淵那裏，聞有曼殊送他的畫。祝名秉綱。

(四)

南京祇桓精舍和陸軍小學時代的朋友

楊仁山——陳伯嚴

李曉暎——劉三

趙伯先——柏烈武

曼殊在南京做事情有兩回：一回是一九零五年，在楊仁山陳伯嚴所辦的祇桓精舍教書；一回是一九零六年，在江南陸軍小學教書。

楊仁山是有名的佛學研究者；但曼殊對於佛學觀念，是否有些受他的影響，却不得而知，燕子龕隨筆中有兩則提及仁山。一則稱他爲「仁山老居士」，又一則如下：「十一月十七日，病臥祇桓精舍，仁山老檀越爲余言秦淮馬湘蘭證果事甚詳。近人但優作裙帶中語，而



不知彼姝生天成佛也。在絳紗記上曼殊寫着：「時楊文愛程散原創立祇垣精舍於建鄴，招瑛爲英文教授。後楊公歸道山，瑛沈跡無所。」程散原卽陳伯嚴。伯嚴名三立，號散原，江西義寧人。楊仁山安徽石埭人，名文會。楊文愛當是楊文會的諧音。

祇垣精舍的同事，有李曉暎，名世由，湖南寶慶人。在飛錫的潮音跋內曾提起他的姓名，——「前歲池州楊仁山居士……偕詩人陳伯嚴，創辦祇垣精舍于建業城中，以爲根本；函招閻黎，并招李曉暎爲教師。」楊，陳，李均是曼殊講經的朋友。楊李二人現均逝世。陸軍小學的同事，有劉三，號季平，江蘇上海人，和曼殊交誼頗切。曼殊所畫的「文姬圖」，「白門秋柳圖」，「黃葉圖」，都是送給劉三的。其餘爲劉三作的詩，和劉三送曼殊的詩，略見燕子龕隨筆。隨筆中一則有：「劉三工詩善飲，余畫「文姬圖」寄之。」等等。又一則有寄劉三白門的二首絕詩，卽曼殊集中的有懷二首。第二首的末二句爲：「多謝劉三問消息，尙留微命

作詩僧。」此外詩集中尙有西湖韜光菴夜聞鶉聲簡劉三的一絕詩。詩云：「劉三舊是多情種，浪跡烟波又一年，近日詩腸饒幾許？何妨伴我聽啼鶉。」此外曼殊畫跋上亦有幾則提及劉三。劉三贈曼殊詩「懷人紅絳影」句，自注：「東海女詩人，曼殊臨別，以共攝影贈余。」又陳佩忍來信，講：

「昨晤劉三，據云，渠所藏曼殊照片極夥。卽如弟所云孩童照，渠亦有之；并云，保抱者乃其外祖母，非母也，云云，其母其姊之照，渠亦有之。惜近來黃葉樓中爲周蔭人兵所據，恐與二萬卷珍藏書，盡遭狼藉矣！」信中所謂其母當就是河合氏，曼殊姊亦見斷鴻零雁記中。此數張珍貴的照片，與曼殊贈劉三的畫數幅，都因此一時不能借得印出，而反有狼藉之虞，殊爲可惜。

還有丹徒趙伯先，名聲，是同盟會的鉅子，在黃化岡失敗之後，嘔血而死。曼殊和他的交誼，見燕子龕隨筆，又見燕子龕書札答蕭公書內。在隨筆內曼殊講：「趙伯先少有澄清天下之志，余教習江南陸軍小學時，伯

先爲新軍第三標標統，始與相識，余歎爲將才也。每次過從，必命兵士携壺購板鴨黃酒；伯先豪於飲，余亦雄於食。既醉，則按劍高歌於風吹細柳之下，或與馳騁於龍蟠虎踞之間，至樂也。別後作畫情劉三爲題定庵絕句贈之曰：「絕域從軍計惘然，東南幽恨滿詞箋。一簫一劍生平志，負盡狂名十五年。」答蕭公書中有：「今託穆弟奉去『飲馬荒城圖』一幅，敬乞足下爲焚化於趙公伯先墓前；蓋同客秣陵時許趙公者，亦昔人掛劍之意。此畫而後，不忍下筆矣。」此外曼殊尚有贈伯先圖一幅，題譚嗣同終古高雲一絕于上，現在伯先的表親唐軼林處。據狄君武講，這就是「飲馬荒城圖」，圖中有城有馬，惟並不見飲馬的樣子，或非是。關於此圖的考證，詳論曼殊畫中。

此外尚有柏烈武，名文蔚，安徽人，亦是陸軍小學的同事，與曼殊甚熟悉。

(五)

蕪湖皖江中學時代的朋友

鄧繩侯——張伯純

曼殊到蕪湖皖江中學教書，在一九零六年，是劉申叔介紹他去的。申叔的事情，留在下面講。在蕪湖的朋友，有鄧繩侯，名藝孫，安徽懷寧人。繩侯有憶曼殊阿閣梨詩，見潮音。詩云：「寥落枯禪一紙書，欹斜淡墨渺愁予。酒家三日秦淮景，何處滄波問曼殊。」曼殊有畫送他，曾影印在天義報上。畫上的題跋講：「懷寧鄧繩侯先生藝孫，爲石如老人之曾孫，於其鄉奔走教育。余今夏至皖江，就申叔之招，始識先生，與共晨夕者彌月。陳佩忍處藏有曼殊在南京時與繩侯及江彤侯合攝的小影，題曰『白門塵夢』，并題識如下：『此曼殊大師在南都時與懷寧鄧繩侯藝孫，歙縣江禾彤侯兩君所攝之小影也，藏之且二十年矣。繩侯爲石如老人之孫，曾與彤侯在蕪湖勾當教育，予于乙巳冬往訪無畏，始相識焉。及丁未九月，大師來滬，以此影見贈，恍然如遇故人。光復後，兩君先後任安徽教育廳數年。鄧死未幾，大師亦逝，今惟彤侯在耳，爲可悲也！』

張伯純，名通典，湖南湘鄉人。是皖江中學的監督。曼殊與默君女士書：「尊翁亦十餘年闊別，都不聞動定，思念弗置。」默君就是伯純的女兒，她在先考伯純公行略中曾有下面這幾句：「歲乙巳，應友人公推，暨督皖江中學于蕪湖。……校中教授，如蘇玄瑛，陶成章諸人，固當時知名士，而富革新之志者。」

(六)

日本民報和天義報時代的朋友

劉申叔——何震——章太炎——黃季剛

在這個時代，可算是曼殊朋友最多的時代了。最重要的，是章太炎和劉申叔兩人。太炎主持民報，申叔創辦天義報，曼殊和申叔同住，也常和太炎往來。太炎，申叔兩人，都是研究佛學的，也喜歡講梵文，曼殊頗受他們的影響。梵文典有太炎和申叔的序；曼殊畫譜亦有太炎序，申叔夫人何震的後序。何震自稱「曼殊女弟子」，有梵文典偈，亦是爲曼殊所作的。後來申叔變節，太炎在書蘇元瑛事上有這一段的記載：「元瑛與劉光漢

有舊，時時宿留其家；然諸與光漢陰謀者，元瑛輒嘗之或不同坐……光漢爲中調事發，遂以誣元瑛，願談者不自量高下耳。」

陳仲甫亦講過，申叔把曼殊認作傻子，他們夫婦和端方關係，都不避曼殊談講着。曼殊聽了，却把來告訴仲甫。像這樣無德行的朋友，曼殊與之訂交而始終不爲所污，這點就是曼殊的難能，所謂「礪而不磷，涅而不滓」的就是了。有一次，當曼殊在西湖白雲寺時，忽然接到一封警告的信，指曼殊爲偵探；這就是因曼殊與申叔的關係而生了誤會。然而高抗的曼殊怎能爲腥腐之流所染污呢！申叔名師培，一名光漢，號無畏。何震號志劍，夫婦二人同是江蘇儀徵人。

曼殊和太炎的關係最深，在文字上得太炎的帮助更多。有汨紅生在記曼殊上人文中講：「……與太炎居尤久，其文字常得太炎潤色，故所譯英文擺輪詩中，多奇字，人不識也。」

據周作人說，曼殊所譯的阿輸迦王表彰佛誕生處碑

和瞿德題沙恭達羅詩，都是出於太炎之手；我想未必盡然，或者這些是曼殊譯後而經過太炎潤飾的。章行嚴亦講，他藏有曼殊所譯去國行數章的手草，並有太炎增削之跡。這樣，可見太炎對於曼殊影響極大，曼殊的詩文得力於太炎處的亦多。不過曼殊文墨所以能如此卓絕獨出，却還在他自己的天才與用功。在仲甫的談話中他講得很明白：「在日本的時候，又要章太炎教他做詩，但太炎也並不會好好兒的教；只由着曼殊自己去找他愛讀的詩，不管是古人的，是現代的，天天拿來讀。讀了許多東西以後，詩境便天天的進步了。」太炎所作書蘇元瑛事，曼殊遺書弁言二文，于曼殊的身世，亦間有述及。可是曼殊與太炎交遊雖密切，即于當時對太炎爲人亦不能釋然。在隨筆中他有這一段：「太炎以素書兼其新作秋夜一章見寄，謂居士深於憂患。及余歸至上海，居士方持節臨邊，意殊自得矣！」又曼殊答蕭公書中，有「此次過滬，與太炎未嘗相遇；此公興致不淺，知不慧進言之緣未至，故未造訪，聞已北上矣。」曼殊不滿意

於太炎當時的那種行爲，亦可在言外看到了。太炎名炳麟，又名絳，號枚叔，別號末公，浙江餘杭人。

在曼殊詩集中，有耶婆提病中末公見示新作伏枕奉答兼呈曠處士的一首五古。末公即太炎，曠處士是太炎門生黃季剛。季剛名侃，湖北黃陂人。據他在縹秋華館說詩內所講，曼殊所譯拜輪的哀希臘和贊大海，實際上是他所譯；但我不能十分相信，大概是曼殊草稿而季剛爲修飾罷了。

當時仲甫亦在日本，和曼殊往來甚密。曼殊的過若松町有感示仲兄的一詩就是此時的作品。

此外，安徽孫少侯（毓筠）的一家，都和曼殊很熟。曼殊有和少侯兒子伯純仲戟等合攝的小影。又曼殊有代柯子簡少侯的一詩，這「少侯」不曉得是否即孫少侯？其餘同盟會的人物，和曼殊有關係的甚多，却不能一一遍及了。

民報和天義報都在日本東京印刷發行。曼殊往來此間應是民國紀元前六年至五年左右。